

經部

讀詩質疑卷二

太僕寺少卿嚴虞惇撰

召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

朱註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修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嫁

於諸侯而詩人美之不言所美之人者世遠而不可知也　虞惇按舊說以周南之關雎召南之鵲巢皆美文王妃太姒之德夫一文王也於周南為王者於召南為諸侯一太妃也於周南稱后妃於召南稱夫人無是理也或有以周南為聖人之化召南為賢人之化同是文王之化不應有賢聖之別又或以周公為聖召公為賢或以聖人之化為文王賢人之化為太王王季太王王季行召南之

教興王業而文王行周南之教以受命皆支離附

會之説不可從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居御平去通

韻不必叶

興也　朱註鵲鳩皆鳥也之子指夫人也　毛傳百

兩百乘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　孔氏

曰車有兩輪故稱兩　鄭箋御迎也

蘇氏曰鳩性拙不能自為巢而居鵲之成巢　呂氏

曰鳩居鵲巢比夫人坐享成業非有婦德者殆無以堪之也　張氏曰惟其專静純一能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也有所作為則非婦道矣　朱註此詩之意猶周南之有關雎也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興也　毛氏曰方有之也將送也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興也　毛傳盈滿也　鄭箋言衆媵姪娣之多是子

有鳲鳩之德故以百兩之禮送迎成之

鵲巢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毛傳鳩鳲鳩秸鞠也孔疏郭璞云今布穀也埤倉云鴶鵴方言云戴勝歐陽氏云鳩拙鳥也今人直謂之鳩者是也蘇氏亦云鳩非鳲鳩諸家迄無定說故今從朱子但曰鳥名而已凡鳥獸草木箋釋各殊非確然可據者皆未敢以臆定也後放此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嚴氏曰春秋傳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所謂可者不在物而在人也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沚事上去通韻不必叶

賦也 毛傳于於也蘩皤蒿也沼池沚渚也 曹氏曰采於沼沚者就潔之 毛傳事祭事也

毛傳公侯夫人執蘩菜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　鄭箋執蘩菜者以豆薦蘩葅言夫人於君祭祀而薦此豆也　劉氏曰尊祭祀故直謂之事春秋有事于太廟大事於太廟是也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賦也　毛傳山夾水曰澗宮廟也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旋歸

賦也　毛傳被首飾也　鄭箋禮記主婦髲髢　毛

傳僮僮竦敬也夙早也　鄭箋公公事也早夜在事謂視濯溉饎爨之事　毛傳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　鄭箋還歸者自廟反其燕寢

蘇氏曰在宗廟則竦敬還歸則舒遲各獲其宜也

朱註祭義曰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也　虞惇按孔疏周禮追師掌為副編次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髲髢即次也副以從王祭祀祭不當服次今言被者視濯溉乃祭前事

非正祭之時祭畢釋祭服復被而還歸也

采蘩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此詩集註有二說後說以此為后夫人親蠶之禮蘩所以生蠶公侯之宮即公桑蠶室其說蓋本之魯詩世所傳申公說者是也今仍以序為正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

既覯止我心則降降古戶工反後並同不從叶

毛傳興也喓喓聲也草蟲常羊也趯趯躍也阜螽蠜也忡忡猶衝衝也止辭也覯遇降下也

鄭箋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　朱註大夫行役於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如此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説

興也　毛傳蕨虌也　陸氏曰周秦曰蕨齊魯曰虌

毛傳惙惙憂也

朱註登山蓋託以望君子也　歐陽氏曰婦人見時物之變新感其君子久出而思得見之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興也　陸氏曰薇山菜也　毛傳夷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虞惇按毛鄭以大夫妻為在塗之女憂心不當

夫恐被出而歸宗亦非詩本義既云大夫妻其非在塗之女可知鄭引男女覯精解覯止之覯尤屬附會今削之喓喓草蟲是託物以起興三章皆然集註云賦亦非是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鄭箋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

籩豆葅醢禮相助奠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此言能循法度者今既嫁為大夫妻能循其為女之時所學所觀之事以為法度　朱註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

于以采蘋南澗之濵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賦也　毛傳蘋大蓱也濵厓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賦也　毛傳方曰筐圓曰筥湘亨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下古音戶不從叶後並同

賦也　毛傳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　朱註牖下室中西南隅所謂奥也　毛傳尸主齊敬季少也　劉氏曰季女大夫之妻也　朱註祭祀之禮主婦主薦豆實以葅醢

毛傳蘋藻薄物也澗潦至質也筐筥錡釜陋器也少女微主也　王氏曰所薦有常物所采有常處所用有常器所奠有常地皆循而不變所謂法度也　吕氏曰頻而不厭久而不懈循其序而有常積其誠而益厚然後祭祀成焉季女之少若未足以勝此而實尸此者以其有齋敬之心也采蘩以職言舉其綱也采蘋以法度言詳其目也尊卑之辨也　蘇氏曰幼而習之既嫁而奉祭祀則終身行焉所謂能循法度

也　春秋傳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

采蘋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此詩毛鄭皆以為教成之祭而王肅則云此大夫妻助夫氏之祭采蘋藻以為葅設之于奥奥即牖下也據序大夫妻能循法度既云大夫妻則其非未嫁之女可知王說是也集註亦本王說今從之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鄭箋召伯姬姓名奭食采於召作上公為二伯後封於燕　孔氏曰武王之時召公為王官之伯

史記燕世家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　漢書王吉傳

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

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賦也　范氏曰蔽芾盛貌　毛傳甘棠杜也翦去伐擊也茇草舍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敗卦韻憩霽韻本通不必叶下章同

賦也　朱註敗折也　毛傳憩息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賦也　朱註拜屈也　毛傳說舍也

嚴氏曰愛之愈深護之愈至也　孔叢子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

甘棠三章章三句

虞惇按召伯所茇當是召伯巡行之時偶舍止甘棠之下後人思而愛之而鄭箋云召伯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遂以蔽芾為小貌說苑

亦云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舍甘棠之下而聽斷說殊褊狹後世大臣有以脫粟布被為廉以敝車羸馬為儉矯情干譽而實無益于民者皆此等說啓之矣　又按唐太學博士施士丐說詩云勿翦勿拜拜小低屈也上言勿翦終言勿拜明召伯漸遠人思不忘也毛註拜猶伐失之矣說見朱子韓昌黎集註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

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夜古音豫後同不從叶

虞惇曰比也　毛傳厭浥濕意也行道也

呂氏曰杜氏左傳注云豈不欲早暮而行懼多露之濡已喻違禮而行必有汙辱　李氏曰蓋女子之自守如此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此章家字不入韻不必叶集註兩章

叶兩音尤非是

興也　毛傳速召獄埆也　鄭氏曰埆者囚證於埆

核之處周禮謂之圜土

鄭箋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强暴之男召我而獄

似有室家之道於我不知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咮

強暴之男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乃以侵陵物有

似而非者士師所當審也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

和六禮之來強委之　李氏曰當時男子誣女子嘗

有室家之約故速之於獄而其實誣之也室家不足所謂使有情者得盡其辭也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牙古音吾後同家音姑牙家墉從隔句韻墉訟從同韻不必叶

與也　楊氏曰牙壯齒也　毛傳墉牆也　陸氏曰雀有咮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　毛傳不從不棄禮而隨此強暴之男也

呂氏曰使貞女之志得伸者召伯聽訟之明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虞惇按鄭箋云道中有露謂二月中嫁娶時毛傳云昏禮財帛不過五兩皆屬行說首章喻女子之守身而不正言其事於六義屬比毛云興朱云賦俱非是列女傳云召南申人之女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取之女不可訟之於理女終守義作此詩據詩意乃是強暴之男侵凌

貞女而女不肯從若已經許嫁但以六禮不備
而拒之亦不得為貞信之教與向之說蓋本魯
詩也　又按次章起二句用韻三句不入韻猶
今之律詩也卒章首句與三句韻次句與四句
韻謂之隔句韻或疑家字卒章入韻次章何以
不入韻不知詩人立言本無定體聲相應故生
變變成方謂之音豈若後世之詩句櫛字比乎
即如燕燕之詩次章及與泣韻首章三章不入

韻凱風之詩首章南與心韻次章不入韻詩中如此類甚多必若朱子一字兩叶忽從谷忽從公勉强牽合以為詩無句不韻而不顧韻之可通不可通未敢信以為然也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吕氏曰德如羔羊如羔羊之詩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皮古音婆蛇

古音陀後並同

賦也　毛傳小曰羔大曰羊大夫羔裘以居素白也

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　蘇氏曰紽縫飾也

范氏曰退食退朝而食於家也　鄭箋自從也　毛

傳公公門也委蛇行可從迹也

朱氏曰美其衣服有常制進止有常所　張氏曰委

蛇者舒泰而有餘裕也獨言退食者蓋於此時而然

則在公之正直可知也不然有所愧於中方促迫忽

遽之不暇寧有委蛇之氣象哉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革緎食同韻不必叶

賦也　毛傳革猶皮也　孔氏曰緎縫之界域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賦也　毛傳縫縫殺之大小得其制也　蘇氏曰總縫飾也

王氏曰朝夕往來出公門入私門出私門入公門而

已無私交之行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自公退食鄭箋云退食減膳也與傳註爲異餘俱同

殷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靁厎韻與斯子哉爲韻靁斯陽遑隔句韻子哉

平上通韻也

興也　毛傳殷靁聲也山南曰陽　朱註何斯斯此人也違斯斯此所也　毛傳違去遑暇也振振信厚也　張氏曰殷其靁猶鸛鳴婦嘆之義將風雨則思念行者也　朱註殷殷然之靁聲則在南山之陽矣何此君子獨去此而不敢少暇乎於是又美其德且冀其早畢事而還歸也閔之深而無怨辭所謂勸以義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側息同韻不必叶

興也　毛傳息止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敢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下音户

興也　毛傳處居也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虞惇按殷其靁毛傳云靁出地奮震驚百里山

出雲雨以潤天下鄭箋云殷靁喻號令南山之陽又喻其在外皆屬衍説朱子於凡詩之興皆用則字矣字點掇成文殊無取義此詩獨得神理故併其舊説録之今集註於舊説删去末二句蓋不欲與序意合也

摽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孔氏曰譙周云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

及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正月也周禮言仲春夏小正言二月皆為期盡蕃育之法

朱氏曰述女子之情欲昏姻之及時也視桃夭則少貶矣行露死麕之於漢廣亦然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虞惇曰興而比也　毛傳摽落也　孔氏曰梅木名實在樹者七落未多也　鄭箋我我當嫁者庶衆迨

及也　朱註吉吉日也

歐陽氏曰喻盛時不可久當及男女方盛之年相婚姻也　逸齋曰詩人喜其得及時也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三章韻今侵韻本通不必叶

興而比也　鄭箋梅之落差多在者餘三耳　歐陽氏曰今今時也　毛傳急辭也

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興而比也　毛傳墍取也　孔氏曰梅盡落矣故以頃筐取之　歐陽氏曰謂之遣媒妁相語以求之也　許氏曰時雖逾而禮不可廢庶士之求我者必其命媒妁通辭意然後從之此召南之風化也　朱氏曰人情喜於及時而惟恐失之故其辭汲汲如此　朱註蓋懼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　歐陽氏曰召南被文王之化變前時先奔犯禮之俗男女各待嫁娶之年而始求昏姻故惜其盛年難久而懼過時也

范氏曰昔者聖人觀天地萬物之情因民之有男女而制為昏禮使之夫婦有別以相生養以相代續是以關雎言后妃之德而至於昏姻以時鵲巢言夫人之德而至於男女及時桃夭美其盛也摽有梅欲其早也東山言嫁娶之候亦曰倉庚于飛熠燿其羽聖人觀草木蟲鳥之變意未嘗不在民也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摽有梅男女及時之詩也如毛鄭説首

章喻時衰二章三章喻衰落又甚乃是男女失時之詩矣孔氏申毛意以首章為男年二十六七女年十六七二章謂男年二十八九女年十八九卒章謂三十之男二十之女鄭謂其實七分為初夏其實三分為夏鄉晚頃筐塈之為夏已晚皆穿鑿固滯之解鄭又云女年二十不嫁明年仲春禮雖不備相奔不禁雖本周禮説然不可從也詩三章皆興中有比集註云賦也亦

非是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

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虞惇按鄭氏周禮九嬪註凡群妃御見之法月與

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

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

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徧云自望後

反之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星征東公同隅句韻

朱註興也　毛傳嘒微貌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噣四時更見　鄭箋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噣在東方正月時也　毛傳肅肅疾貌宵夜征行寔是也　鄭箋命禮命也

鄭箋衆星隨心噣在天猶衆妾隨夫人進御於君也

肅肅然夜行或早或暮在於君所以次序進御者是

禮命之數不同也凡妾御於君不當夕　蘇氏曰自知卑賤不敢與夫人齒也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昴一名留今讀作留不從叶

興也　毛傳參伐也昴留也　陸氏曰二星皆西方宿也　毛傳衾被也　鄭箋裯牀帳也　毛傳猶若也

鄭箋衆無名之星亦隨伐留在天不猶言尊卑異也

程氏曰賤妾進御於君是其僭恣可行而分限得踰之時也乃能謹於抱衾與裯而知命之不猶則教化至矣

小星二章章五句

虞惇按朱註此因詩所見以起興於義無所取特取在東在公兩字之相應耳下章亦取與昴與裯兩字相應此殊不然詩之興未有無所取義者若僅以在東在公兩字相應為興則凡物

皆可興何獨取於三五參昴耶朱子每有興不取義之説愚未敢從也三五在東註云三五言其稀是即以三五為小星不主三心五噣之説玩下章維參與昴參昴不得為小星則三五亦不得即指小星矣今悉從毛鄭之舊又洪氏容齋隨筆謂妾御於君不應有抱衾與裯之事此當為使臣行役之詩不知抱衾與裯尤於使臣不合而寔命不同語涉怨望亦非二南之化也

凡後儒說經撥棄箋傳好立異說皆此之類也

畧舉此以例其餘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公羊傳諸侯一取九女二國媵之以娣姪從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汜以紙韻悔賄韻本通不必叶

興也　毛傳決復入為汜　嚴氏曰江之有汜猶嫡之有媵也　鄭箋江水大汜水小然得並流似嫡媵宜俱行之子謂嫡也婦人謂嫁曰歸以猶與也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興也　毛傳渚小洲也水岐成渚　朱註處安也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興也　毛傳沱江之別者　鄭箋岷山道江東別為沱　朱註過謂過我而與俱也　鄭箋嘯蹙口出聲

也嫡既覺自悔而歌

呂氏曰始則悔悟中則相安終則相歡言之敘也

李氏曰惟媵不敢怨故嫡能悔過大抵不怨者使人悔過之道也　陳氏曰小星之夫人惠及媵妾而媵妾盡其心江沱之嫡惠不及媵妾而媵妾不怨蓋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各盡其道而已矣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強暴相陵遂成淫風

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朱註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貞潔自守不為強

暴所汚者故詩人美之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包有韻誘有韻包通尤有為尤之上聲平上通韻不必叶麕春包誘亦隔句韻

興也　毛傳郊外曰野　陸氏曰麕獸名麞也　毛

傳白茅取潔清也包裹也懷思也誘道也　鄭箋貞

女欲吉士使媒人道成之

蘇氏曰野有死麕有欲用之猶以白茅包之而後行今有女於此思以春遣人亦必得吉士以禮道之而後可疾時不然也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興也　毛傳樸樕小木也　朱註鹿獸名　沈氏曰純聚也　孔氏曰束縛也　鄭箋如玉者取堅而潔白

蘇氏曰將取樸樕死鹿以為用猶知以白茅純束而取之況有女如玉而可不以禮成之乎　孔氏曰言不可汚以非禮

舒而脱脱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脱讀兑

賦也　毛傳舒徐也脱脱舒遲也感動也帨佩巾也尨狗也

鄭箋貞女欲吉士以禮來脱脱然舒也又疾時無禮强暴之男相刼脅奔走失節動其佩巾非禮相凌則

狗吠　張氏曰此惡無禮之辭也但言無動我帨無驚我尨則其凛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虞惇按此詩毛鄭無大謬而歐陽氏駁之非也誘道也儀禮射禮有誘射皆謂以禮道之東萊云古人固有此訓詁者是也歐陽氏直以誘為挑誘之誘失其旨矣其云人見男女之相誘而淫亂者惡之末章遂道其淫奔之狀皆所謂以

文害辭也毛云凶荒則殺禮鄭云貞女欲令人以白茅裹死麕為禮而來說亦太拘今不取又魯齋王栢氏有二南相配圖黜何彼襛矣為王風野有死麕為淫詩而白雲許謙氏又以此為鄭衛之風皆非聖無法六經之蠧賊也并附論於此云

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鄭箋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勒面繢總服則褕翟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襛今本訛作穠唐石經作襛華音敷襛雝華車隔句韻

興也　毛傳襛猶戎戎也唐棣移也肅敬雝和也

朱註何彼戎戎而盛乎唐棣之華也此何不肅雝乎王姬之車也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

執婦道也　呂氏曰肅雝者王姬而曰車者不敢指切之也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顧炎武曰首章襛與雝韻此章矣與李韻古人用韻變化如此

興也　朱註李木名　毛傳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

孔氏曰文者謚之正名也稱之則隨德不一以德能平正天下故稱平王大誥註受命曰寧王承平曰平

王周公稱文王為寧王成王亦稱武王為寧王皆主受命而言天下既平則稱平王矣　嚴氏曰言文王之孫者見王姬肅雝之德其源流有自來也故此詩為文王之風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緡真韻孫元韻本通不必叶

興也　毛傳伊維緡綸也　朱註絲之合而為綸猶男之合而為昏也

徐氏曰前章言族類之貴先女後男尊王也此章言昏姻之合先男後女從夫也　呂氏曰其辭敵則不驕亢可知　胡氏春秋傳曰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隨天理也雖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異哉故舜為匹夫妻帝二女而其書曰嬪于虞西周王姬嫁於諸侯亦執婦道成肅雝之德而其詩曰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自秦而後惟欲尊君抑臣為治而不得其道至謂列侯尚公主使男事女

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遂至人倫悖於上風俗壞於下又豈所以為治也

何彼禯矣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春秋有王姬歸于齊之文說者遂疑平王即宜臼齊侯之子即襄公諸兒不知二南無東遷以後詩也蘇氏云平王者周之先王豈文王歟譬如商人謂湯武王蓋亦當時一號也至於齊侯則武王之世太公望得稱齊侯矣況齊

襄公無道聖人删詩決不列之於正風朱子力排小序而於此獨從舊說誠有以也　又按宋彭汝礪疏云王姬下嫁諸侯猶執婦道其事在下然本乃在乎上故詩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惟有平德故人化之而有所不能踰惟有齊德故人畏之而有所不敢違是更以齊侯為齊一之侯亦與平王之義相配也先儒亦有主此說者今以箋傳無文故不取又朱子明詩傳遺說

載朱子云詩疏謂武王有五男二女五男者左傳邘晉應韓武之穆也與成王則五矣二女者太姬下嫁陳胡公其一也何彼襛矣王姬下嫁齊侯之子則二也此說亦可補箋傳之所未備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詩末句不必用韻周

南于嗟麟兮亦不用韻不必強叶虞字叶兩音尤非是

賦也　孔氏曰茁草生茁然出也　毛傳葭蘆也

鄭箋記蘆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晩　朱註發發矢也

毛傳豕牝曰豝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騶虞義

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

孔氏曰五豝惟一發則殺一而已仁心之至不忍盡

殺也　朱註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修身齊家以治

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故詩人述

其事而美之且嘆之曰此其仁心自然不由勉强是真所謂騶虞矣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

賦也　毛傳蓬草名豕一歲曰豵

呂氏曰彼茁者葭彼茁者蓬記蒐田之時所謂句芒司節和風扇物草淺獸肥之候也一發五豝一發五豵獸之多取之鮮也當時天壤之間和氣充塞庶類蕃殖交於萬物有道而恩足以及禽獸皆可見矣非

騶虞自然之仁不足以當之也　朱註文王之化始於關雎而至於麟趾則化之入人者深矣形於鵲巢而及於騶虞則澤之及物者廣矣葢意誠心正之功不息而久故其熏蒸透徹融液周徧自有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　郝氏曰周南以關雎始麟趾終召南以鵲巢始騶虞終編詩者取德修瑞應之義著王道之茂也

騶虞二章章三句

虞惇按此詩燕齊二家皆云騶虞天子掌鳥獸官朱子詩序辨載賈誼新書曰騶者文王之囿名虞者囿之司獸也嚴氏詩緝云月令季秋天子乃教於田獵命僕及七騶咸駕左傳晉悼公使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是騶為騶御也陳氏曰射義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則其為虞官明矣獵以虞為主其實嘆文王之仁而不斥言也今從毛鄭義諸說皆不取一發五豝集

註云猶言中必疊雙也竊意一發無中五豝之理詩但主仁心不主善射姑從箋　又按朱子首章騶虞叶音牙次章騶虞叶五紅反竊意一字可以兩音一篇不可兩叶行露誰謂女無家之家亦然詩之末句可不用韻周南于嗟麟兮亦不用韻可見也顧炎武詩本音云古人之詩言盡而意長歌止而音不絕也故有句之餘有章之餘如于嗟麟兮于嗟乎騶虞其樂只且文

王烝哉之類皆所謂章之餘也記曰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凡章之餘皆嗟嘆之辭可不入韻然合三數章歌之則章之末句又未嘗不自為韻也此說得之北海孝廉劉潢語虞惇云此詩當以于嗟乎句騶虞句乎字虞字自為韻不必叶其説最有理合之秦風于嗟乎不承權輿正相類但權輿本作二句而此詩舊作二章章三句如此則章四句矣故末

敢遽更姑識於此亦以廣異聞云

召南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讀詩質疑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詩質疑卷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枋遠

校對官中書臣呂雲棟

謄録貢生臣潘　河

讀詩質疑卷三

大僕寺少卿嚴虞惇撰

邶鄘衛

鄭譜曰邶鄘衛者商紂畿内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兖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為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

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既喪三監導武庚叛成王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為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邶鄘衛之詩焉　孔氏曰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盛諸侯無正風蓋王道明盛政出

一人太平非諸侯之力不得有正風王道旣衰政出諸侯善惡在己不由天子之命惡則民怨善則民喜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變風　嚴氏曰關雎鵲巢爲三百篇之綱領風之正也反乎此者變也邶鄘衛皆衛風也衛禍基於衽席覃及宗社居變風之首二南之變也　朱氏曰衛首滅邶鄘故邶鄘之詩皆爲衛作而猶存邶鄘之名者不與衛之滅國也　薛氏曰邶鄘滅而音存故非衛所能亂

虞惇按變風先邶鄘衛者以其為商之故都也 劉氏曰緑衣燕燕諸詩莊姜自作共姜作栢舟桑中言沬鄉皆作於衛國而或繫邶或繫鄘泉水載馳竹竿皆作於他國而一繫邶一繫鄘一繫衛意太師各從其得詩之地而繫之也 朱氏曰衛有他國之詩六篇式微旄丘河廣作於衛者也載馳泉水竹竿為衛而作者也作於衛者衛國之所録為衛而作者衛國之所傳 顧炎武氏曰邶鄘

衛本三監之地自康叔之封未久而統於衛矣采詩者猶存其舊名謂之邶鄘衛邶鄘衛者總名也不當分某篇為邶某篇為鄘某篇為衛分而為三者漢儒之誤也左氏傳季札觀樂於魯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而北宮文子引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此詩今為邶之首篇乃不曰邶而曰衛是知累言之則曰邶鄘衛專言之則曰衛一也猶之言

殷商言荆楚云爾

邶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朱子詩序辨曰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時世名氏不可以強而推故凡小序惟詩文明白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屬若證驗的切見於書史如載馳碩人清人黄鳥之類決為無可疑者其次則辭旨大概可知為某事而不可知其

的爲某時某人者尚多有之若爲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尋探索依約而言則雖有不知亦不害其爲不自欺雖有未當人亦當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時者必強以爲某王某公之時不知其人者必強以爲某甲某乙之事於是傅會書史依託名諡鑿空妄語以誑後人且如栢舟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爲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爲不遇於君此則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則亦未至

於大害理也今乃斷然以為衛頃公之時則其故為欺罔以誤後人之罪不可揜矣蓋其偶見此詩冠於三衛變風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記所書莊桓以上衛之諸君事皆無可考者謚亦無甚惡者獨頃公有賂王請命之事其謚又為甄心動懼之名如漢諸侯王必其嘗以罪謫然後加以惡謚以是意其必有棄賢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詩予之若將以衒其多知而必於取信不知茍有明

者從旁觀之適所以暴其真不知而啟其深不信也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又其為說必使詩無一篇不為美刺時君國政而作固已不切於情性之自然而又拘於時世之先後其或書傳所載當此一時苟無賢君美謚則雖有辭之美者亦例以為陳古而刺今是使讀者疑於當時之人絕無善則稱君過則稱已之意而一不得志則扼腕切齒嘻笑冷語以懟其上者所在而成羣是

其輕躁險薄尤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故不可以不辨　虞惇按詩大小序先儒相承或云子夏作或云毛公衛宏合作朱子據後漢書儒林傳斷以為衛宏特著詩序辨以抉摘之其是正疵纇處固多而譏讕牴斥亦復不少如此詩序云仁人不遇而朱子以為婦人序云衛頃公之時而朱子以為此序詩者以己意妄加之也竊謂詩序之作不敢定其為何人參較先儒之論大約毛公之前已有

之毛公與衛宏加潤色焉其為說雖未能盡醇要
皆有所傳授漢儒專門之學師師相承其曰某王
某公某甲某乙者非得於故老之傳聞則得於史
乘之記載斷未有鑿空而序為何人憑虛而造為
某事者也假如詩序果出衛宏去作詩之時數百
年朱子生宋南渡時去衛宏又千餘年矣以去詩
數百年之人而序詩曰此為某王某公也此為某
甲某乙也則詆之排之曰此憑虛鑿空而不足信

也以去詩數千餘年之人而辨詩曰此決非為某王某公也此決非為某甲某乙也則又何從而證之而信之乎栢舟之詩朱子所據者劉向列女傳也向嘗疏論恭顯矣其引此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此正言小人在位仁人不遇也夫同一向也豈列女傳可據而封事獨不可據乎且同一列女傳也以芣苢為蔡人之妻不肯改嫁而作以行露為召南申人之女作以燕燕

為定姜送歸而作以式微為黎莊公夫人不從傅
母作以大車為息夫人作如此之類朱子皆不取
之何獨於此詩而必以為可據乎如果以列女傳
為可據則當如向之所云此詩衛宣公夫人作而
集註又云即莊姜之詩則亦不盡以列女傳為據
而亦不免於附會依託以自成其說是其所云憑
虛鑿空者猶之以五十步而笑百步也孟子曰憂
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朱子註曰本言衛之仁

人見怒於羣小獨於註詩而斷其為婦人則何其言之自相刺謬也古者太史采詩以觀民風詩之作為美刺作也詩而不為美刺時君國政而作者其詩可刪也孔子論詩曰可以怨小弁之怨孟子有取焉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詩之怨夫何害其為溫柔敦厚也鄘風之鶉奔唐風之碩鼠忽懟其君絶無隱諱則陳古刺今主文而譎諫又何害其為溫柔敦厚也朱子於詩

序一概抹摋獨出臆見於千載之下竊恐非孔子信而好古之義而適自蹈於憑虛鑿空之譏不揣固陋畧為疏通証明不敢曰毛鄭之功臣亦未必非朱子之諍臣也矣

汎彼栢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朱註比也　毛傳汎流貌　朱註栢木名　毛傳耿耿猶儆儆也隱痛也　朱註微猶非也

毛傳栢木宜為舟汎汎其流不以濟渡也　鄭箋舟載渡物者今不用而與衆物汎汎然俱流水中喻仁人不見用而與羣小人並列亦猶是也仁人既不遇憂在見侵害　朱註其隱憂之深如此非為無酒可以敖遊而解之也　虞惇曰舟浮於水而不用以載猶國有賢人而不用以治也不用賢則小人進而國亂矣詩人所以憂之深非但以其不遇也卒章日居月諸胡迭而微意蓋如此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
彼之怒

賦也　孔疏鑒鏡也　歐陽氏曰茹納也　范氏曰
兄弟僚友也　毛傳據依也　朱註愬告也　毛傳
彼彼兄弟
歐陽氏曰鑒納影在內凡物不擇妍醜皆納其影我
心不能無容善惡　蘇氏曰鑒之於人美惡無所不
受仁人惟擇其可而後受故雖兄弟而有不據也愬

不仁必於仁人今想之於不仁所以迎其怒也葢朝無善人矣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賦也　毛傳棣棣富而閑習也　蘇氏曰選擇也

孔疏石雖堅尚可轉我心堅不可轉也席雖平尚可卷我心平不可卷也　吕氏曰威儀閑習自有常度不可選擇以避禍也　鄭箋言已德備而不遇所以

慍也　蘇氏曰小人之惡君子曰何為斯踽踽涼涼然君子不以其故自改也所謂不可轉不可卷也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

賦也　毛傳悄悄憂貌慍怒閔病也辟拊心也摽拊心貌

王氏曰國亂而君昏則小人衆而君子獨君子憂而小人樂君子之憂者憂其國而已憂其國自與小人

異趣故為小人愠也小人得志則為讒誣以病君子君子既病矣又從而侮之曰既多曰不少著小人之衆也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顧炎武曰日居月諸一句中自為韻

朱註比也 孔疏居諸語助也 朱註迭更也 毛傳微虧傷也

歐陽氏曰胡迭而微者言國家日朘月削也 范氏

曰如匪澣衣中垢而不濯也不能奮飛鬱陶無所發也　鄭箋亙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　孔叢子孔子曰吾於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易

栢舟五章章六句

虞惇按栢舟之詩韓詩以為宣姜自誓作劉向列女傳亦以為衛宣公夫人作向本學魯詩蓋三家說云爾集註云此婦人不得於其夫而作豈亦莊姜之詩歟今皆不取說已見前我心匪

鑒曰居月諸亦不取鄭箋畧從歐陽氏蘇氏

又按章首二句借栢舟以喻仁人不遇下即接耿耿隱憂不復申言不遇是於六義屬比毛槩以為興失之末章日居月諸亦然故俱從朱子曰比但朱子以日喻嫡月喻妾云衆妾反勝正嫡又云日月更迭而虧既衆妾反勝正嫡則月不當復虧何以又云更迭而虧耶即其說亦已不可通不若歐陽本義為長矣

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鄭箋莊姜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母嬖而州吁驕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朱註比也　毛傳綠閒色黃正色　朱註已止也

孔疏閒色之綠不當為衣猶妾不宜嬖寵今綠兮乃為衣綠為衣而正色之黃反為裏猶夫人反見疎而微妾以賤而陵貴也　王氏曰夫人正嫡而幽微妾

不正而尊顯　毛傳憂雖欲自止何時能止也

綠兮衣兮綠衣黄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比也　毛傳上曰衣下曰裳　鄭箋亡之言忘也

孔疏間色之綠今為衣而在上正色之黄反為裳而

處下　嚴氏曰綠衣黄裏掩蔽而已綠衣黄裳則貴

賤倒置矣　張氏曰綠衣之憂言嫡妾之亂弊將至

於不可勝言者憂在宗國也豈特為一身之私哉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　女如字訧古

羽其反

比也　朱註治理而織之也　毛傳俾使訧過也

許氏曰綠之所以成綠而為衣者女以絲染治而成

也妾之所以上僭者以君子嬖之而然也　朱註然

則我將如之何哉亦思古人有嘗遭此而善處之者

以自勵使不至於有過而已

絺兮綌兮凄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風古方愔反

後並同不從叶

比也　毛傳凄寒風也

鄭箋絺綌所以當暑今以待寒喻失所也　許氏曰絺綌夏服也風而凄其則固宜屏之不服矣事逐時變物隨氣遷理勢之常無足怪者能達乎此而在我者處之素定則古人之善處此者乃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豈有一毫怨懟之意哉此莊姜所以為賢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虞惇按鄭箋綠當作褖即周禮內司服之褖衣

此曲說也鄭氏好改經文以就已說皆此類三章女所治兮女讀如字不從箋註作汝卒章鄭箋是本意而許氏說更得辭文旨遠之妙今參錄之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鄭箋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完莊姜以為已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遠送之於野作詩見已志　陸氏曰戴謚也嬀陳姓

也　鄭氏曰戴嬀實生桓公既立為君矣敘詩者猶曰送歸妾也彼為母以子貴之說者失聖人正名分辨嫡庶之意矣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野古神與反飛歸羽野隔句韻

興也　毛傳燕鳦也　李氏曰差池不齊之貌　曹氏曰燕燕兩燕也差池相先後也　朱註之子戴嬀也歸大歸也

鄭箋婦人之禮送迎不出門送于野者舒己憤盡己情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送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興也　毛傳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　鄭箋將送也　毛傳佇立久立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興也　毛傳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陳在衛
南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
勗寡人淵先韻身人真韻本通不必叶
賦也　毛傳仲戴嬀字也　鄭箋任以恩相親信也
朱註只語辭　李氏曰塞實也　毛傳淵深也
朱註温和也　毛傳惠順也　鄭箋先君莊公也
毛傳勗勉也　鄭箋寡人莊姜自謂也

楊氏曰州吁之暴完之死戴嬀之去皆夫人不見答於先君所致也而戴嬀猶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可謂終温且惠矣

燕燕四章章六句

虞惇按差池其羽箋云戴嬀將歸顧視其衣服下上其音云言語感激聲有大小皆求詩之過也韓詩以此為定姜歸其婦而作康成釋坊記又以為衛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此詩陸德

明釋之曰此魯詩也此盖康成未定之論詳味

詩辭則序說為得矣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於先

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詩序辨詩是莊公在時所作篇次當在燕燕之前

序云遭州吁之難誤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

寧不我顧上下通韻不必叶

虞惇曰興也　鄭箋日月喻君與夫人也之人莊公也　朱註逝語辭古處古道相處也　毛傳胡何定止也　鄭箋寧猶曾也

嚴氏曰日月代明照臨下土天之常也猶君與夫人相須而成古之道也　虞惇曰乃如之人而不以古道相處我失日月相成之義何其心志回惑無定曾不顧念我也　朱註見棄如此猶有望之之意焉詩之所以為厚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興也 毛傳冒覆也 朱註報答也 毛傳盡婦道而不得報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興也 毛傳日始月盛皆出東方音聲良善也 鄭箋無善恩意之聲語於我也 呂氏曰俾也可忘言

公之待我誠使我可忘而我自不忍忘之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興也　毛傳畜養卒終也　王氏曰人之患疾痛極未有不呼父母者　呂氏曰不述不欲稱述之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虞惇按先儒泥春秋傳將立州吁乃定之矣句遂以胡能有定為莊公不能定桓殊屬牽合蓋

鄭箋誤也日居月諸從毛鄭父兮母兮鄭箋誤

從朱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

也

虞惇按此詩與日月同意亦莊姜傷已不見答於

莊公而作也序云遭州吁之暴非是朱子語類云

二詩當在燕燕之前終風居先日月次之　子貢

傳莊姜見怒於公賦終風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暴敖悼號韻

笑嘯韻本通不必叶

朱註比也 毛傳終日風為終風暴疾也笑侮之也

朱註謔戲言也浪放蕩也 孔疏敖慢也 鄭箋

悼傷也

朱註莊公為人狂蕩暴疾莊姜不忍斥言故以終風

比之言雖狂暴如此亦有顧我則笑之時但皆出於

戲謔之意而無愛敬之誠使我不敢言而心獨傷之

也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比也　毛傳霾雨土也惠順也

朱註莊公雖狂惑亦或惠然而肯來但又有莫往莫來之時則使我悠悠思之望之深厚之至也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比也　毛傳陰而風曰曀　鄭箋有又也願思也

朱註嚏鼽嚏也

呂氏曰陰風終日意其止矣不旋日又曀焉厭苦之辭也　鄭箋我其憂悼而不能寐汝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

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比也　毛傳如常陰曀曀然　朱註虺虺雷將發而未震之聲懷思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虞惇按州吁弑桓公自立莊姜大義滅親其於

州吁安得有悠悠我思之理毛鄭泥序遭州吁之暴故其觧多謬今從朱語類云此詩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得之矣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鄭箋平成也將伐鄭先告陳與宋以成其伐事春秋傳曰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

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事在魯隱四年　孔疏詩五章皆陳兵役之怨辭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兵古必良反後並同

賦也　毛傳鏜然擊鼓聲　曾氏曰踊躍好兵喜鬭

之狀　鄭箋用兵謂治兵時　朱註土土功也　毛傳漕衛邑

曾氏曰興師動衆人所憚也而州吁所最樂國人怨之正以其踊躍也　鄭箋言衆民或役土功於國或修理漕城而我獨從軍南行是尤勞苦之甚　李氏曰土國城漕非不勞苦猶處境内今我在外死亡未可知矣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平去通韻

賦也　朱註孫氏子仲字時軍帥也　鄭箋以猶與也

呂氏曰言所從者乃孫子仲也則輕其帥可知矣

鄭箋與我南行不與我歸期兵凶事懼不得歸豫憂之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賦也　鄭箋爰於也　毛傳山木曰林

歐陽氏曰此與室家訣別之辭言我之是行未有歸

期亦未知於何所居處於何所喪其馬若求我與馬當於林之下求之蓋預為必敗之計也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手有韻老皓韻本通

賦也　毛傳契闊勤苦也　呂氏曰成說猶約誓也　毛傳偕俱也

朱註言始為室家之時期以死生契闊不相忘棄又相與執手而期以偕老也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信古伸字

賦也　朱註闊契闊也活生洵信也

朱註契闊之約如此而今不得活偕老之信如此而今不得伸怨之至也　劉氏曰左傳州吁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出師不為久而衛人怨之如此者身犯大逆衆叛親離莫肯為之用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虞惇按死生契闊二章毛鄭以為從軍之士與

其伍約相期免難後軍士棄約離散故吁嗟歎之不若歐陽説為長歐陽蓋本之王肅也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孔疏作是詩而成其孝子自責之志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毛傳興也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棘難長養者

朱註棘小木　毛傳劬勞病苦也

王氏曰棘心至於夭夭風之為力多矣此母氏劬勞之譬也　朱註本其始而言以起自責之端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首章南心一韻夭勞一韻此章但以薪人為韻南字不入韻

興也　毛傳棘薪其成就者聖叡也　鄭箋令善也

朱註棘可以為薪則成矣然非美材喻已之壯大而無善也　劉氏曰自言七子之中有一令善之人則

母亦不舍之而去矣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興也　毛傳浚衛邑也在浚之下言有益於浚

朱註寒泉猶能滋益於浚今有七子而反不能事母使母至於勞苦乎此乃微指其事而痛自刻責也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興也　毛傳睍睆好貌

朱註黃鳥猶能好其音以恱人而我七子獨不能慰

悅母心哉

凱風四章章四句

虞惇按朱子首章從比次章從興安成劉氏曰首章言凱風棘心而下句無應故屬比次章言風與棘而下文母與子應故屬興愚意凱風長養萬物而下云母氏劬勞正與上文相應與義甚明不從比也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

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虞惇按此乃婦人怨曠之詩宣公淫亂不恤國事

序詩者推本而言詩中無此意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興也　朱註雉野雞也泄泄飛之緩也懷思也　毛

傳詒遺伊維也　朱註阻隔也

朱註雄雉之飛舒緩自得如此而我之所思者乃從

役於外而自遺阻隔也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興也　朱註下上其音飛鳴自得也　毛傳展誠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思支韻來灰韻本通不必叶

賦也　毛傳瞻視也　鄭箋曷何也

鄭箋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不來使我悠悠然思之女怨之辭何時能來望之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行臧俱陽韻

不必叶

賦也　毛傳忮害也　朱註求貪也　毛傳臧善也

張氏曰思其君子之切而知其未得歸也於是復自

解曰凡爾君子豈不知德行乎但能不忮害不貪求

則何用而不善雖久處軍旅閒固無害也　朱註憂

其遠行之犯難冀其善處而得全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虞惇按詩序淫亂不恤國事是推本之語鄭氏

泥此遂以泄泄其羽為宣公整其衣服奮訊其形貌下上其音為宣公小大其聲怡悦婦人皆繆説也我之懐矣云我安其朝而不去亦衍説今從朱瞻彼日月箋義為精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

鄭箋夫人謂夷姜　春秋傳宣公烝於夷姜　歐陽氏曰夷姜宣公父妾也夷姜生子曰伋其後宣公為伋娶齊女而奪之是為宣姜皆與宣公為淫

亂　孔氏曰知非宣姜者宣姜為公所要此云雉

鳴求其牡明是夷姜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朱註比也　毛傳匏謂之瓠　朱註匏之苦者不可

食特可佩以渡水而已今有葉尚未可用也濟渡處

也行渡水曰涉　毛傳以衣涉水為厲揭褰衣也

朱註匏未可用渡處方深行者當量度淺深而後渡

喻男女之際當量度禮義而行也　毛傳遭時制宜

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男女之際安可以無禮義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說文鷕从鳥唯以水反字林于水反今音以小反誤也元戴侗曰上半句瀰與鷕協下半句盈與鳴協亦一句兩韻也軌古音九

比也　毛傳瀰深水貌盈滿也鷕雌雉聲也濡漬也

孔疏軌車轍也　毛傳飛曰雌雄走曰牝牡

朱註濟盈無不濡而曰不濡軌飛雌當求雄而反求

走牡喻淫亂之人不度禮義非其配耦犯禮相從也　陸氏曰以雌求雄者淫也非特以雌求雄而又求牡者亂也　歐陽氏曰濟盈不濡軌喻宣公貪於淫欲身蹈罪惡而不自知也雉鳴求其牡喻夫人不顧禮義而從宣公如禽鳥之相求無親疎父子之别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虞惇曰比也　毛傳雝雝聲之和也　鄭箋鴈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焉　毛傳旭日始出

鄭箋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歸妻使之來歸于已謂請期也　毛傳泮散也　鄭箋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二月可以昏矣

王氏曰古之於昏姻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如此士庶亦然況人君乎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否房以反友音以集註子否友俱從叶不可曉

比也　毛傳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卬

我也

毛傳人皆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渉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　呂氏曰此刺公之淫亂也一章二章四章皆託物為比而不正言其事三章雖陳昏禮特舉士之歸妻而不欲斥言之而以小喻大也所謂主文而譎諫也　虞惇曰此詩通篇皆比無一語直陳其事者蓋男女之際因難以顯言而君父之惡又非可以明譏而直刺也

故微其詞以諷之詩人之忠厚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虞惇按此詩首章鄭箋殊謬以匏苦濟深為八月納采問名之時以深厲淺揭喻男女才性賢不肖長幼相當而孔疏又云時豐則禮隆時儉則禮殺皆由說也二章以下諸家畧同迨冰未泮毛據荀子霜降逆女冰泮殺止故以歸妻為娶妻鄭據周禮媒氏仲春會男女則以歸妻為

請期朱子從鄭說今仍之雝雝鳴鴈一章雖陳昏禮之正亦是借彼以形此故從比不從賦

又按濟盈不濡軌毛傳云由輈以上為軌正義云說文軌車轍也從車九音軌美反軓車軾前也從車凡音犯毛傳所云則犯音也嚴粲詩緝亦作軌但此章盈與鳴為韻軌與牡為韻軓與牡非韻也故今仍作軌云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

舊室夫婦離絶國俗傷敗焉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風心雨怒隔句韻菲體違死平上通韻俱不必叶

毛傳興也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　孔疏黽勉猶勉勉也　陸氏曰葑蕪菁也　鄭箋菲當之類也

毛傳下體根也

毛傳陰陽和而谷風至夫婦和則室家成　鄭箋二

菜皆上下可食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不可以顔色衰棄其相與之禮　程氏曰當期好音不違至於偕老也　虞惇曰此章言夫婦之道當如此也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婚如兄如弟平上通韻

賦也　毛傳遲遲舒行貌　朱註違背也被棄而走足欲前而心不忍若相背然　毛傳畿門内也　鄭

箋送我裁於門內無恩之甚　毛傳荼苦菜　朱註薺甘菜　鄭箋荼誠苦矣而君子於已之苦毒又甚於荼比之荼則甘如薺　朱註宴樂也　虞惇曰此及下章言被棄之事也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笱古音矩後古音戶後並同

虞惇曰興也　孔疏涇濁水也渭清水也禹貢涇屬

渭汭　鄭箋小渚曰沚湜湜持正貌　許氏曰湜湜水清見底也　毛傳屑潔也　朱註以與也　毛傳逝之也梁魚梁　孔疏引韓詩云發亂也笱捕魚器　毛傳閱容也　鄭箋遑暇恤憂也

虞惇曰涇濁渭清二水相入而清濁混是涇以渭濁也然別出之渚自湜湜然涇新昏也渭舊室也　鄭箋喻君子得新昏故謂已惡也已之持正守初如沚然不動搖　歐陽氏曰棄妻將去猶顧惜其家之物

既而歎曰我身且不容何暇恤我後事乎 朱註知不能禁而絕意之辭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舟游求救平去通韻 亡喪隔句韻後凡四聲通用而易曉者不復註

朱註興也 鄭箋方泭也 毛傳舟船也 鄭箋潛行曰泳 朱註浮水曰游 鄭箋深淺喻君子家事無難易我皆為之 許氏曰匍手行匐伏地也

程氏曰自陳治家之勤勞隨事盡心力而為之深則方舟淺則泳游不許有亡而勉強以求之又周睦其鄰里鄉黨莫不盡其道也　虞惇曰此章以下追言初時治家之勤及今見棄之苦以深致其怨之之意也

不我能慉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讎售平去通韻詩本音合通章為平去入一韻不必從

賦也　毛傳慉養也　朱註阻却也　孔疏賈市也

毛傳鞫窮也　鄭箋及與也

朱註我於汝家勤勞如此而女既不我養反以我為仇讎　程氏曰惟其心既阻却我之善故雖勤勞而不見取如賈物之不見售也　張氏曰因念昔時相與為生惟恐生理窮盡俱至顛覆今既遂其生矣乃反比我於毒而棄之乎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

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朱註興也　毛傳旨美御禦也洸武貌　朱註潰怒
色也　鄭箋詒遺也　毛傳肄勞塈息也
鄭箋畜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君子亦但以我
御窮苦至於富貴則棄我如旨蓄洸洸然潰潰然無
溫潤之色而盡遺我以勞苦之事欲窮困我　蘇氏
曰曾不念昔者由我而獲此安息也　朱氏曰詩六
章皆述逐婦之辭也宣姜有寵而夷姜縊是以其民

化之而谷風之詩作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如此

谷風六章章八句

虞惇按此詩毛鄭孔朱四家大略相同惟涇以渭濁毛云涇渭相入而清濁異鄭云涇水以有渭故見涇濁朱子云二水既合而清濁益分似俱以涇為舊室渭為新昏惟程氏呂氏畧得之今更參以鄙說一章黽勉同心與以陰以雨相

應三章宴爾新昏與涇以渭濁相應俱宜從與

不從比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鄭箋寓寄也　孔疏若春秋出奔之君所在亦曰

寄左傳齊以郲寄衛侯是也　顧氏曰詩無風而

載馳之詩録於鄘黎無風而式微旄丘之詩録於

邶聖人闡幽之旨興滅之心也　虞惇按詩序辨

云詩中無黎侯字未詳是否然則關雎詩中亦未

嘗有文王字何以定其為文王后妃之詩乎其說固矣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賦也　鄭箋式發聲也　朱註微猶衰也　鄭箋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　朱註微猶非也　王氏曰中露露中也言有霑濡之辱而無所庇覆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賦也　李氏曰泥中猶泥塗也　王氏曰言有陷溺

之難而不見拯救也

孔疏主憂臣勞主辱臣死固當不憚淹恤令言我若無君何為處此自言已勞以勸君歸是極諫之辭

式微二章章四句

虞惇按鄭箋衛君處黎侯以二邑中露泥中邑名也先儒皆以為無所據故今從王氏列女傳以此為黎莊公夫人及傳母二人作蓋本之魯詩也

旄邱責衛伯也狄人廹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鄭箋衛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為州伯也　董氏曰晉伯宗數赤狄之罪曰棄仲章而奪黎氏地則狄之侵黎其來舊矣　虞惇按春秋桓公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於是齊僖稱小伯蓋齊衛皆以州伯自相命也晉滅赤狄事在衛穆公之時子貢傳云狄侵黎黎侯出奔衛衛穆公不禮焉黎人怨之

賦旄丘朱子詩序辨亦引陳氏說以此為穆公之詩然今不可考矣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葛曷韻節屑韻日質韻本通不必叶伯字不入韻

興也 毛傳前高後下曰旄丘誕闊也 鄭箋叔伯字也呼衛之諸臣

呂氏曰葛始生其節蹙而密既長其節闊而疏黎臣久寓於衛感歲時之久也 毛傳諸侯以國相連屬

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　蘇氏曰旄邱之葛其節甚闊也然而無以其闊節而謂患不相及苟斷其一節而百節廢矣譬之諸侯雖異國而相為蔽苟黎亡則衛及矣柰何久而不救哉　朱註詩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可謂優柔而不廹矣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賦也　朱註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

朱註何其處而不來意必有與國相俟而俱來耳何

其久而不來意或有他故而不得來耳詩之曲盡人情如此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賦也　毛傳大夫狐蒼裘蒙戎言亂也　鄭箋黎國在衛西

朱註客久而裘敝矣豈我之車不東告於汝乎特叔伯無與同患難者耳至是始微諷切之　蘇氏曰是時衛猶在河北黎衛壤地相接故狄之為患黎衛共

之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虞惇曰比也　蘇氏曰瑣小尾末也　陸氏曰流離梟也關西謂之流離大則食其母　鄭箋褎笑貌充耳塞耳也人之耳聾恒多笑而已
蘇氏曰衛人以狄之微而不忌譬如流離之養其子不知其將為已患也然告之而不聽褎然如或充其耳其後衛人遂有狄難

旄邱四章章四句

虞惇按旄邱之葛呂氏說與朱子同乃取興之本意毛公與蘇氏乃興之旁意亦足相參故皆錄之鄭箋則曲說矣何其處也二章從朱匪車不東鄭云今寓在衛東亦無據瑣兮尾兮從蘇氏爾雅鳥少美長醜為鶹鷅郭注云鶹鷅猶留離詩所謂流離之子也陸璣疏本之毛鄭亦本此而其說迂回不切朱子釋流離為漂散似不

若蘇氏說為長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鄭箋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為伶官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俁俁公庭萬舞

賦也　鄭箋簡擇將且也為且祭祀當萬舞也　孔

疏萬者舞之總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籥　鄭箋在前上處者在前列上頭也　朱註曰中上處明顯之處

毛傳碩人大德也俁俁容貌大也

孔疏擇大德之人使為樂吏是不用賢也此賢者復容貌俁俁然而在公庭親為萬舞　黄氏曰日之方中明而易見之時在前上處近而易察之地於是焉而不能察況側微之際乎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

言錫爵　籥爵藥韻翟錫韻鄭庠分韻同部本通不必叶

赭字不入韻

賦也　毛傳組織組也　孔疏織組者總紕於此而成文於彼善御者執轡於此使馬騁於彼猶織組也

毛傳籥六孔翟翟羽也赫赤貌渥厚漬也　朱註赭赤色也錫爵即儀禮燕飲而獻工之禮也　毛傳祭有畀煇胞翟閽寺者惠下之道也惠不過一散

孔疏碩人有武力比於虎可以御亂又有文德能治

民如御馬之執轡使之有文章如織組動於近成於遠也　歐陽氏曰碩人武勇才藝無所不能乃使之執籥秉翟非所宜也　鄭箋碩人多才多藝又能籥舞言文武道備其容色赫然如厚傅丹君徒賜其一爵而已不知其賢而進用之　陳氏曰籥所以為聲翟所以為容聲由陽來故執籥於左左陽也容自陰作故秉翟於右右陰也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

人兮苓古力珍反後並同吳才老韻補以真文元通庚青蒸非也

興也　毛傳榛木名下濕曰隰苓大苦也

鄭箋榛也苓也生各得其所碩人處非其位我誰思乎思周室之賢者　呂氏曰西方美人西周之賢士大夫也周自東遷而衰每思其全盛之時文獻之美也山則有榛矣隰則有苓矣惟西周然後有此人物也彼美人者碩人也嘆其真西周之人而非今世之

人也江左諸人喜言中朝名臣亦此意　李氏曰言美人宜為西方之人可在天朝而今乃失其所也

簡兮三章章六句

虞惇按簡兮簡兮朱子本横渠張氏之說以為簡易不恭之意若自謷而實自嘲訓簡兮為簡易不恭賢者玩世時有之若以簡兮自表其玩世竊恐未必然碩人俁俁亦非自稱之辭故今仍舊說毛云簡大也鄭云簡擇也今從鄭方將

萬舞毛以為祭四方鄭以為仲春教國子皆衍說公言錫爵毛鄭主祭祀故引祭統朱不主祭祀故引儀禮獻工今參用之西方美人朱云思盛際之顯王鄭云周室之賢者宜薦碩人在王室似不若吕氏竟指碩人今從讀詩記前兩章朱子分三章章四句今玩在前上處文氣未完公庭萬舞之下贅以有力如虎義不相屬以此分章殊未安故今亦仍舊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鄭箋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　蘇氏曰凡詩皆繫於所作之國故木瓜雖美齊桓而在衛猗嗟雖刺魯莊而在齊泉水載馳竹竿皆異國之詩而在衛者豈以其聲衛聲歟記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促數煩志齊音傲僻驕志蓋諸國之音未有同者衛女思衛

而作詩其為衛音也固宜猶莊舄之病而越吟人情之所必然也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 謀古音媒後並同不從叶思淇同韻不必叶

興也 毛傳毖泉始出毖然流也 朱註泉百泉也

毛傳淇水名孌好貌 朱註諸姬姪娣也

嚴氏曰泉水亦流入於淇而已獨不得歸思之至切故即諸姬而與之謀歸衛之計也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賦也　毛傳泲地名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重始有事於道也禰地名　鄭箋行道也　毛傳父之姊妹稱姑先生曰姊

嚴氏曰泲也禰也皆自衛來所經之地追思其始嫁時宿餞於此也　蘇氏曰衛女思歸而不獲遂自言其可以歸之義曰婦人有出嫁之道遠於其宗故禮

緣人情使得歸寧因以問其姑姊今爲不得哉

逸齋曰舍兄弟而言姑姊逺嫌也　鄭箋問姑姊親其類也先姑後姊尊姑也　春秋傳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　干寒韻言元韻本通不必叶舝字不入韻

賦也　朱註干言地名皆適衛所經之道也脂以脂膏塗舝使滑澤也舝車軸也車不駕則脫之行則設

之也還回旋也旋其嫁時之車也　毛傳遄疾臻至也　鄭箋瑕猶過也　嚴氏曰向由姊彌宿餞而來嫁今豈不可由干言宿餞而歸寧乎為我塗脂為我設舝回轄而行則疾至於衛矣未為瑕過而有害也　蘇氏曰言至衛非有瑕害也而曷為不許哉

我思肥泉茲之永嘆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泉先韻歎寒韻本通漕豪韻悠遊憂尤韻亦通

俱不必叶

賦也　毛傳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泉　鄭箋茲此也

毛傳須漕衛邑寫除也

逸齋曰肥泉同出而異歸猶我雖出於衛而不得歸

也故思之而長嘆　鄭箋肥泉自衛而來所渡水須

漕自衛而來所經邑故思之既不得歸寧且欲乘車

出遊以除我憂也　楊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

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聖人録之於經以示後世使

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　朱氏曰禮女子已嫁而反兄弟不同席而坐不同器而食所以厚別也聖人寧以義斷恩而不以恩掩義故父母終不得歸寧以此爲防而猶有禽獸其行如齊襄魯桓夫人之爲者

泉水四章章六句

虞惇按集註於首章云諸姬娣姪也二章云姑姊即諸姬也禮諸侯嫁女同姓二國以娣姪媵

未聞有以姑姊從媵者二章之說誤也鄭氏以首章諸姬為未嫁之女以聊與之謀為謀婦人之禮亦衍說二章出宿飲餞與三章語同而意異三章懸想歸寧之事二章乃追思嫁時之事也鄭氏二章之說亦誤今從朱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申公說邶之仕者處危國事亂君因征役而出北門賦之以自嘆　嚴氏曰不得志不得行其所志

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門元韻殷文韻貧真韻艱刪韻本通哉灰韻之支韻亦通俱不必叶後凡韻之相通而易曉者不復注

虞惇曰賦而比也　毛傳北門背明鄉陰　孔疏殷殷憂也窶謂無財可以為禮貧謂無財可以自給

嚴氏曰但言貧窶則不見知於君可知非專計利禄

也　鄭箋詩人事君無二志故自決歸之於天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已

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賦也　鄭箋王事國有王命役使之事　蘇氏曰政

事國事也　毛傳適之也　朱註一猶皆也　毛傳

埤厚讁責也

鄭箋言君政偏已兼其苦室人亦不知已志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

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敦鄭音都回反

賦也　孔疏敦迫也　毛傳遺加摧沮也　鄭箋摧者刺譏之言

楊氏曰忠信重禄所以勸士也衛之忠臣至於窶貧而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矣先王視臣如手足豈有以事敦遺之而莫知其艱哉然不擇事而安之無懟憾之辭知其無可柰何而歸之於天所以為忠臣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

虞惇按北門背明嚮陰比也而出自北門則是因出北門而託諷非直以為比故云賦而比也毛槪以為興亦失之政事一埤益我鄭說支離今不取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嚴氏曰程子以此詩為君子見幾而作非謂百姓

相攜而去也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邪音徐後並同虛邪一句中自為韻

朱註比也 鄭箋北風寒涼之風病害萬物 陸氏曰自上而下曰雨 毛傳雱盛貌惠愛也 朱註行去也 程氏曰虛寛貌 鄭箋邪讀如徐緩也 毛傳亟急也 朱註只且語辭

蘇氏曰北風而又雨雪其虐甚矣故欲與其同好去

而避之　朱註是尚可寛徐乎禍亂已迫矣　程氏曰君子全身遠害惟恐去之不速故其辭迫切　嚴氏曰其虛其徐猶有眷戀故國之意既亟只且則暴虐已甚不可少留矣至此而後決去焉是欲留者本心決去者不得已也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比也　毛傳喈疾貌霏甚貌　朱註歸者去而不反

之辭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

亟只且

比也 朱註狐獸名烏鵶也 鄭箋赤則狐也黑則

烏也猶君臣相承為惡如一也

北風三章章六句

虞惇按其虛其邪鄭云在位寛仁虛徐者今皆

為刻急之行衍說也莫赤匪狐朱云所見無非

不祥之物不若鄭氏為長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虞惇按詩無刺君夫人之意序詩者推本而言之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賦也　朱註靜者閑雅之意　毛傳姝美色也俟待

也　朱註城隅幽僻之處踟躕猶躑躅也

歐陽氏曰宣公淫亂國人化之禮義大壞此述其男

女相慕悅贈荅之辭以刺之也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孌銑韻管旱韻本通不必叶

賦也 孔疏彤赤也 李氏曰古者鍼筆皆有管樂器亦有管蓋相贈以結殷勤也 毛傳煒赤貌

歐陽氏曰彼孌然之靜女贈我以彤管此管之色煒然而光盛亦如女之美可說懌也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女如字平上去通韻

賦也　朱註牧外野也歸亦貽也　毛傳荑茅之始生者　鄭箋洵信也

歐陽氏曰我自牧田而歸取彼茅之秀者以贈女此荑洵美且異矣然未足以比女之美聊貽美人以為報耳　朱註此男之贈女也

靜女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此詩序云刺時而毛鄭以為陳靜女之德欲進之君以易夫人其說可謂迂矣域隅喻

高不可踰彤管謂女史記過之法荑可以供祭祀皆求詩之過也𦣞女之為美朱註女音汝指荑而言稱荑為汝猶稱萇楚為子恐未安今從

歐陽氏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鄭箋伋宣公之世子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鮮古音犀平

賦也　孔疏爾雅四方而高曰臺　毛傳泚鮮明貌
瀰瀰盛貌燕安婉順也籧篨不能俯者　蘇氏曰籧
篨戚施天下之惡疾也　王氏曰鮮少也
毛傳水所以潔汚穢反於河上而爲淫昏之行　鄭
箋齊女來嫁於衛其心本求燕婉之人謂伋也反得
籧篨謂宣公也　謝氏曰籧篨戚施宣公非有此疾
也國人惡其無禮義亂人倫故以惡疾比之旣無人

道亦非人形也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洒古音銑浼古音免

賦也　毛傳洒高峻也浼浼平地也殄絶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離古音羅施古式何反此章以離施韻不以之施韻顧氏引篤公劉何以舟之舟與瑤刀韻載見永言保之保與壽韻桓皇以閒之閒與天韻爲證蓋古人用韻變化不拘如此

興也　朱註鴻雁之大者離麗也　毛傳言所得非所求也戚施不能仰者

李氏曰衛宣公楚平王唐明皇三君者其惡一也其後宣公之子伋壽皆遇殺惠公奔齊懿公為狄所滅楚平王鞭尸唐明皇身竄南蜀幾失天下淫亂之禍如此可不戒哉

新臺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鄭箋以籧篨為口柔戚施為面柔又改

殄為腆皆曲說歐陽氏駁鄭而其說更迂曲惟

蘇氏得之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

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毛傳宣公為伋娶於齊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

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

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

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

何罪賊又殺之　申公說宣公欲立少子朔使伋
壽如齊而沈之於河衛人傷之作是詩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景古於兩反
賦也　毛傳二子伋壽也　朱註乘舟渡河適齊也
毛傳願每也養養然憂不知所定
蘇氏曰國人傷二子往而不返汎汎然徒見其景欲
救之不可得是以思之養養然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賦也　毛傳逝往也　鄭箋瑕猶過也　金氏曰謂本無瑕疵而有禍害也

史記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　許氏曰衛宣公淫於上下父子夷戮人道絶矣無足論也惜乎伋之死未得其所耳伋非得罪於父特朔母子之構也壽既告之

逃以自免不陷父於惡斯可矣而以棄父命為辭必於就死是以從令為孝而擇義未精者也　蘇氏曰宣公將害伋伋不忍去而死尚可也而壽之死獨何哉無救於兄而重父之過君子以為非義也　王氏曰二子死非其所不得為無瑕陷父於不義不得為無害雖然其心豈有他哉　嚴氏曰衛自宣公殺伋壽以朔為世子代立是為惠公左右公子怨朔之譖殺伋乃作亂立黔牟惠公奔齊其後諸侯納惠公黔

牟奔周惠公怨周之容黙牟與燕伐周立子頽號鄭殺子頽而惠公奔温惠公卒子懿公立百姓大臣猶以殺伋故皆不服狄乘其釁殺懿公而滅衛嗚呼衛之亂極矣父子兄弟君臣之間相戕相賊不惟流毒子孫啓侮戎狄而餘殃所漸且稔王室之禍蓋網常道盡而天地幾於傾陷矣推原亂本皆始於夫婦之不正衽席之禍一至於此以是知詩首關雎聖人之意深遠矣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虞惇按不瑕有害朱註以爲疑辭而毛鄭皆云

壽之不遠害愚意伋壽遭人倫之變兄弟爭

死雖非中道而志節皎然亦可悲矣故録太史

公之説以爲準而蘇氏許氏之説附載焉學者

讀其辭論其世擇而取焉可也劉向新序以此

詩爲伋之傅母作蓋本之齊詩云

邶國十九篇七十一章三百六十三句

讀詩質疑卷三